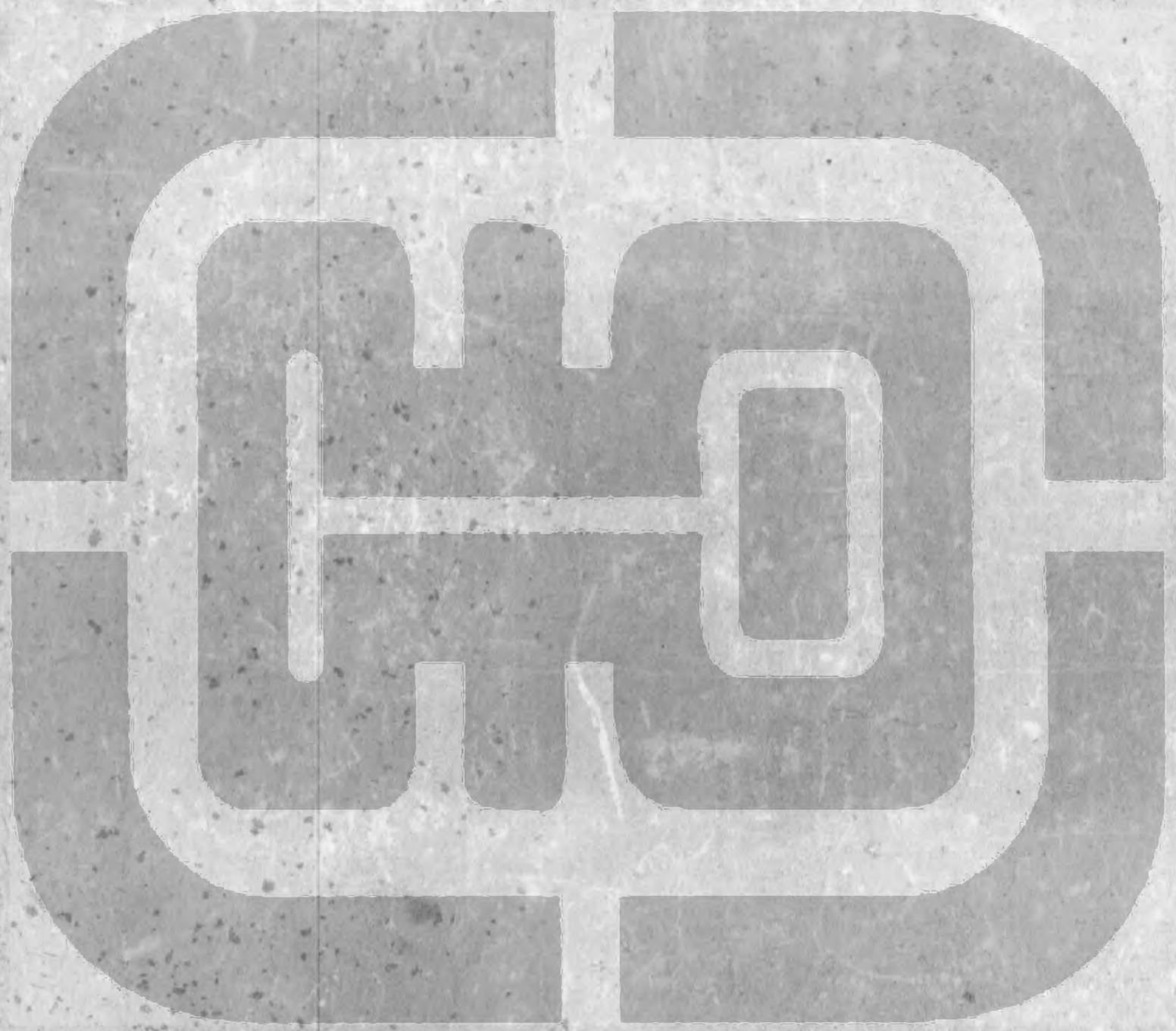

#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六

太興元年 丁丑 晉惠帝永興二年 戊寅 晉元帝

凡一十八年

## 二年 漢元熙二年 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歡東海王越討之越傳檄山東糾師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州長史王脩認刺史東平王楙以州授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爲兗州刺史於是荊陽王尼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越辟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魏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

# 晉惠帝

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攻鄴縣轉前攻王尼遣其將苟晞擊走之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拒之太宰顒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襲虓破之東海王越留琅邪王睿以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守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刺史劉喬爲冀州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



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蕃爲淮北護軍劉與爲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弟罪惡因引兵攻虓於許遣其子祐拒於滎陽王粲在兗州數求不已郡縣不堪其命與劉喬合顒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督河北諸軍事復鎮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顒得喬上事不詔稱劉與詹虓造逆其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進與喬并力以張方爲都督共會許昌誅與兄弟使橋爲喬繼援弘遣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構於羣王翦其反而互爲戎首載藉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狐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謂宜速詔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

爲自今有擅興兵伐之時顒方拒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喬乘虛襲許破之琨與及攄俱棄河北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帥諸軍受越節度有星孛于北斗○十一月將軍周權矯詔立羊后事覺伏誅於是太宰顒矯詔赦留臺賜斥死司隸校尉劉暾二表奏固執得免顒欲收暾暾棄官奔王讚攄洛陽○范陽王虓自領冀州刺史擊頴將石超斬之劉喬衆潰

劉琨說冀州刺史温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遣琨乞師於王浚遂引兵濟河擊斬石超於平原而走羨收擊劉柘於熊耳山斬之東海王越進克陽

晉惠帝

武王浚遣將祁弘將兵助之○陳敏據江東

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初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遂據壁陽以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歸敏爲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又僞錢端等南略江州遂據江東以顧榮爲右將軍周玘爲安豐太守豪傑名士咸加收禮待之玘得免玘亦稱疾敏疑諸賀循爲丹陽內史循佯狂得免玘亦稱疾敏疑諸名士不爲己用欲盡誅之榮曰將軍神武不世若能委信君子散帶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下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太宰顒以張光爲順陽太守帥步騎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

劉弘用陶侃

江東名士矢爲陳敏

丙寅

晉惠

寧顯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光熙元年 漢元熙三年 成晏平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太

擢漢離石大饑

歲舉吏或謂弘曰流民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因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天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長岐或說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乃表光勳乞加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乃表光勳乞加遷

說太宰顒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為伯顒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顒曰今挾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及劉喬敗顒懼欲罷兵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郅輔使殺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宋胄等進逼洛陽頴奔長安

三月五胡寇寧州

刺史李毅卒寧州頻歲饑疫五胡寇彊盛遂陷州城毅病卒毅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懼衆潰盡發廩以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擊破之

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太宰顒遣兵拒祁弘等於湖弘遂西入關又敗其兵於

鞠水顓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州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犇散入山中拾樸實食之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關中皆服於東海王越顓保城而已六月至

洛陽復羊后○成都王雄稱成皇帝雄即帝位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初范長生詣成都雄門迎執板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至是以爲天地太師時諸將特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秋

七月朔日食○八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鎮鄴越以庾敳爲軍諮祭酒胡毋輔之爲從事中郎郭象爲主簿阮脩爲行參軍謝鯤爲掾散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



心縱酒放誕散殖貨財無厭象薄行好招權怨皆以其名重辟之并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其人之功如敗則曰若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辛毗說弘以從橫之事弘怒斬之至是卒諡曰元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兗州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穎部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牢新野會劉弘卒司馬騶作亂欲奉穎爲主不克而誅遂北濟河收故將士欲赴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苟晞

亦擊斬蕃十月據卒長史劉輿以潁素爲鄴人所附僞稱詔賜死潁官屬皆先逃散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傳越召爲軍諮祭酒越又將召輿或曰太傳越疎之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每會議應機辨畫越至越陸也近則汚人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右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尊皇后曰惠皇后立妃梁氏爲皇后帝食麪中毒而崩或曰太傳越之鴆也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爲嫂恐不得爲太后

惠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黃門侍郎傳宣歎曰



# 晉惠

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朔日食○南陽王模誅河間王顒

太傳越以詔徵顒爲司徒顒就徵模自許昌遣將邀殺之

葬太陽陵○以劉琨爲并州刺史

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爲北面之重而徙東燕王騰鎮鄴越從之琨至上黨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爲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所餘尸不滿二萬寇騰轉鬬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永嘉元年漢元熙四年

彌冠青徐初惔令劉拍振反王浚討斬之其遂爲羣盜至是寇青徐長史王彌

殺東萊太守

# 晉懷帝

三月陳敏將顧榮周玘殺敏以降陳敏

刑政無章子弟凶暴顧榮周玘等憂之盧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今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頗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見書甚慙使發兵臨江已爲內應翦髮爲信潛遣楊州刺史劉機等討敏敏使其弟昶將兵屯烏江宏屯牛渚玘寨使敏司馬錢廣殺昶因勒兵朱嵩攝南敏遣甘卓討廣榮庸敏疑之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玘北說卓曰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還女斷橋收



南岸與玘榮及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反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衆皆潰去敏單騎走追斬之夷三族傳首京師詔徵額榮爲侍中瞻爲尚書郎太傳越啟玘爲參軍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逃歸西陽夷甸江夏西陽夷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立清河王覃弟詮爲皇太子○

太傅越出鎮許昌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越不悅固求出藩以南

陽王模都督秦雍軍事○夏五月羣盜汲桑石勒入鄴殺都督新蔡王騰復攻兗州太傅越遣苟晞討之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更聚衆聲言爲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爲前驅所嚮輒克遂進攻鄴時鄴中空竭而新蔡王騰資用甚饒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爲用桑遂入鄴殺騰燒宮大掠而去南擊兗州太傅越使苟晞等討之勒晞等相持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睿至建業以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名論素輕吳人不



附君父之于大夫莫有至者會稽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紅旗繼之盛陳音樂縱觀者傾都導又說睿宜相時望以結人心睿從之於是北方士人過江者皆藉舊門地以全其鄉里之親情共保衛江左謂之僑人僑立郡縣以統之百官備具中興之業於是乎在矣睿以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導乃使導躬造門要之以示好意吳人之豪紀瞻顧榮皆南州之望也瞻榮既至則無不來附二子既至則無不來附睿乃使導躬造門要之以示好意吳人之豪紀瞻顧榮皆南州之望也瞻榮

# 晉懷

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子求爲將睎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睎杖節殺鄉者兗州刺史突弟者荀道將也胡部大帥張龍督等擁衆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龍督等與俱歸漢漢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

冬十一月朔日食

○以王衍爲司徒衍當權說太傅越曰朝好危亂以任之乃以弟澄爲剌史語之曰荊州有貢海之險鄉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澄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務雖笞戮交急不以爲懷

太傅越自領兗州牧徙苟晞爲青州





戊辰 二年 漢永鳳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漢劉聰據太

史初越與晞親善引升堂結爲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若遷之青州公自牧兗州舒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爲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爲然自領兗州牧以晞爲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越睎由是有隙睎至青州次歷城日行斬戮立威日行斬戮立威州人謂之屠伯

王彌及其黨劉靈降漢靈少貧賤力制犇牛走及犇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子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鮮卑大單于

○拓跋祿官卒弟猗盧攝三部與慕容廆好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弟猗盧攝三部與王彌俱降漢

行石勒下趙魏王浚擊勒破之○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擊破走之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潛郡縣遂入許昌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彌入自轘轅敗官軍于伊北遂至洛陽王衍督軍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平陽漢王淵遣侍中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舘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一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潛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秋七月漢徙都蒲子○冬

十月漢王淵稱皇帝○十二月漢石勒劉靈寇魏汲頓丘軌靈三萬寇三郡百姓望將軍都尉印綬簡兵彌壯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五

成尚書令楊褒卒褒好直言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以官買金邪雄謝之何有

三年漢河瑞春正月朔榮惑犯紫微○漢徙都平陽漢太史令宣于脩之以星變言於其主淵曰三年必亡洛陽氣象出三年必亡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從之三月以山簡都督荊

何曾之見難遠而三世沈修安能免禍

# 晉懷

湘等州軍事簡濤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初荊州歲盜不禁詔起劉弘子璘爲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簡素璘得衆心恐百姓劫以爲主詔徵璘爲越騎校尉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 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 越入京師殺中書令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監

傳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所誅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及即位委以心膂帝之爲太弟也與繆播善何綏太史令高堂沖此參機密劉輿潘尚勸越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爲亂遣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于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繆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劍大業吾每宴見未

常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事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嘗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著履邪日食二萬錢及弟機荼汰侈尤甚與人書謂人曰伯徹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務廣大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已

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司馬公曰何曾諛武帝倫情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 太尉劉寔罷就第

寔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劉坦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盡宜聽寔所守

詔宴以王衍為太尉○太傅越使將軍何
侯就第以王衍為太尉○太傅越使將軍何
倫領國兵入宿衛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
之更使將軍何倫王秉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有侯爵者皆罷
淵遣劉景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
津汎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
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
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之夏大旱
河洛可涉漢石勒寇鉅鹿常山勒衆至十餘萬
子嬰以張賓為謀主又
支雄桃豹逯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
初張賓好讀書闚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
及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





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劒詣軍門
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賀數以策下勒已
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漢寇盡關隘之漢主淵使三彌
盡據歷王聰共攻
秦雍刺史都督劉輯遣軍救之不
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勳赴之曠濟
河欲長驅而前勳曰彼乘險間出且當阻水
為固以量形勢臨機怒曰君欲沮衆邪遂踰太
行與聰戰於長平大
敗皆死盡關降漢
太守垣延襲敗之聰
秋八月漢寇洛陽弘農
等攻洛陽將軍曹武等
陽自特驃勝怠不設備
之皆為所敗長驅至宜
垣延詐降夜襲敗之
冬十月漢寇洛陽
北宮純擊敗之漢主
淵復遣劉聰等復寇洛
西明門比宮純等夜帥

吉本提要並作吳吳非

庚午

晉懷

四年 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

郡○琅邪王睿以周玘爲義興太守 錢璯冠陽羨玘糾合鄉豆討斬之玘三守江南琅邪王睿以爲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

漢曹嶷寇東平琅邪○夏四月王浚擊漢劉

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將軍呼延顥聰南屯洛水而大司空呼延晏又爲其下所殺衆遂潰歸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聰曜歸平陽彌南出轘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爲吾民所苦皆殺長吏以應彌

靈殺之○蝗○秋七月漢寇河內隕之○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漢主淵寢疾以

陳留王歡樂爲太宰梁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

李憙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

淵卒太子和即位倣侍中劉乘西昌王鋭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倣鋭怒命左右刃之遂

封聰立

晉懷

民王如寇南陽以附漢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山簡遣兵促發京北王如潛結壯士夜襲其軍破之攻城鎮殺令長衆至四五萬自稱秦州刺史略陽公流大將軍彌藩于漢號

拓跋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初匈奴劉猛死劉虎代領其衆

攻聰于單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和及銳彼乘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子粲爲河內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爲并州刺史氏羌酋帥略羣氐羌服之漢拜秦州刺史略陽公洪略陽臨渭氐酋也驍勇多權略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公漢江固請聰遂即位以乂

冬十月漢寇洛陽○以蒲洪自稱略陽公

居新興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劉琨將討之遣使呼韓律帥騎二萬助之辭厚禮謙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子鬱律帥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爲大單于以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爲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民於陘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猗盧益盛琨亦遣使言於大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忠荀晞爲後患不許琨乃使以羽檄徵天下兵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

寧州刺史王逊減五苓夷初李毅死其子釗自洛往州人奉之既而卒無至者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汚漢進逼襄陽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漢石勒擊并王如兵

遂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于項越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戒嚴入見請討石勒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公豈可遠去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敗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乃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何倫防察宮省以行臺自隨用王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盜賊公行府主營署並擅斂自守越東屯頃自領豫州牧

以主州事遣使請京師求刺史朝廷乃以遼為刺史既至表劍殺朱提太守時寧州內逼於成外有夷寇城邑丘墟遂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徠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詩豪右不奉瀘者十餘家擊滅五苓夷內外震服

漢主聰殺其兄恭

漢太后單氏卒單后年少美色漢主聰烝焉以越次而立忌其兄恭殺之

焉太弟乂屢以為言單后憨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繫兄弟必無種矣聰心然之乂勇冲讀乂曰疎天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殿下何不避之乂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繫等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

# 晉悵

荏苒初見

五年漢嘉平元年成王衡元年○春正月漢曹嶷青州刺史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間爲土民所困苦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

荀眺敗走○石勒寇江夏陷之勒謀保據江漢張賓以爲不可會軍中饑疫死者太半乃渡沔寇江夏

譙登死之成寇陷涪梓潼內史初譙周之脫所殺其子居巴西爲成守馬子登詣劉弘請兵復讎弘表登爲梓潼內史登千人西上攻宕渠斬脫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人攻之屢爲所敗至是三年食盡援絕士民薰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城陷見獲成主雄欲宥之登詞無不屈乃殺之

馮刺史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間爲土民所困苦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

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

言於刺史荀眺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人俱反以討陵令杜弢爲湘州刺史

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爲刺史都督征討諸軍事馥壽春人太傅越之子也大怒召之馥不行睿遂攻之馥敗走死睿以敦爲揚州刺史督征討諸軍三月

太傅越卒于項以荀眺爲大將軍督六州荀眺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遣命所留何倫等拘掠公卿逼辱公主窓賜眺詔使使討之越亦下檄罪狀眺遣兵攻之眺遣騎收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而卒衍不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倫等以裴妃及世子

# 晉懷

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賊越軍都督青徐兗豫荊揚諸軍事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於苦縣執王衍等殺之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萬餘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訟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非登朝之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稟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雖然要不可加以將相夜使人排牆殺之毗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裴妃爲人所掠賣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五月

杜弢陷長沙弢自是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長吏甚衆漢人入寇

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荀晞表請遷都倉垣帝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將行而當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度支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掠得穀麥獻之漢主聰使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之

# 晉懷帝

遂焚府寺六月司空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彌晏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遷帝及六璽於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以帝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隱爲光祿大夫初曜以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脩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劉暾說彌曰將軍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執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跱之業彌心然之

司空荀晞奉豫章





王端建行臺於蒙城荀藩奉秦王業趣許昌

荀藩在陽城汝陰太守李矩輸給之藩矩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三far爲盟主以矩爲滎陽太守豫章王端太子詮弟也東奔倉垣苟晞奉爲皇太子置行臺併屯蒙城秦王業吳孝王晏之子藩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以趣許昌天水閻鼎衆西州流民數千於密欲還鄉里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爲豫州刺史參佐璜罪王以周顗等爲參佐璜罪王

眷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斬之

時海內大亂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度江王導說眷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王承諸葛恢陳頭庾亮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及承荀藩撤承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皆不

從命奮遣王敦甘卓周訪合兵擊軼斬之憲奔幽州奮以卓爲湘州刺史訪爲尋陽太守陶侃爲武昌太守 秋七月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 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殺之遂據長安模世子保保上邽南陽王模浚帥衆降漢漢遣染與將軍劉雅攻模于長安劉粲劉曜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舍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于漢粲殺之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漢主聰以曜爲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模都尉陳安帥衆歸世子保於上邽保遂據有秦州自稱大司馬承制署置隴右氐羌皆從之 漢石勒陷蒙城及譙章王泚端睎驍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數諫殺之 漢石勒誘王彌殺之 大



從事明預有疾自舉何關人事而舉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自盡今明公何桀爲天子猶以驕暴而亡況人臣乎願公且置是怒思預之言睎不從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勒襲蒙城執睎及譙章王泚端睎驍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數諫殺之 漢石勒誘王彌殺之 大

王鎖睎頸以爲左司馬 冬十月漢石勒誘王彌殺之漢將軍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會其將徐邈叛去彌兵漸衰聞勒擒荀睎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荀睎而用之何其神也使睎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

王公位重帝室其圖我必賓因勸勸乘
彌小衆誘而取之時彌與劉蠡相持其急請
救於勒勒未之許賓曰公高懸不得王公之
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勒之引兵擊瑞斬之
彌大喜謂勒實親己不復疑勒請彌燕酒
酣而斬之并其衆漢主聰以勒遥使讓勒專
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
以慰其心苟晞潛謀叛勒勒之引兵掠豫
州諸郡臨江而還收掠賣也與其母王氏
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
匈奴中郎將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
途非儒所知君當達節本劉吾自夷雜



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而縶之時慕
年十七殘忍無度戰白毋除入毋曰快牛爲
精能破車汝小孔又長一弓馬勇冠當
時每屠城邑辭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衆
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 漢兵於長安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馮翊太守索綝等擊敗之

初索綝爲馮翊太守與安夷護軍麴允安定太守賈疋謀復晉室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等帥衆十萬會之大敗劉雅於黃丘又破劉粲於新豐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鬭據長安以號令四方荀藩周顗等皆山東人欲西行中塗逃散顗奔江東鼎與業至藍田遣人告疋疋遣兵迎之入于雍城使梁綜以兵衛之

銀邪

王眷以周顗爲軍諮祭酒 眷騎都尉相彝避亂過江見眷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愾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貴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遂令世業遠近始今有改張之理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焉

晉懷

於撫衛一日之中鮮卑段疾陸眷共攻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

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延部遼東昌黎郡兵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民夫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少子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木九津攻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尉封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庶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木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封釋疾病屬其孫弈於廆釋卒廆召弈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悛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

拔拔千斤犍也以道不通皆留仕鹿柚爲長史悛爲參軍

六年漢嘉平二年春正月漢主聰納劉殷二女爲貴嬪漢主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乂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奏決

胡亢起兵竟陵亢故新野王牙門將聚衆竟陵寇掠荊土以杜曾爲

春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引兵退

二月朔日食○琅邪王

石勒



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眷太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紀瞻爲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集將佐議之刀膺請送質於眷來掃平河湖以自贖侯其軍退徐圖之勒愀然長嘯孔萇等請分道夜攻壽春據城食粟以今年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勒天子殺害王公毒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秦何復相臣奉乎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以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於是黜膺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

勤引兵濟葛陂遣石虎向壽春遇晉運船虎
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追奔百里前及勤
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漢封帝為會稽郡公
帝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卿贈朕柘弓銀
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
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
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所
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
又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
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
二萬迎趨長安諸軍絡驛發夏漢封王彭為定襄郡公
說執宜命將討師翼戴帝室執從之馳檄關
中共尊輔秦王且言公遣前鋒宋酈帥步騎

晉懷

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作溫明獻光
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觀漁於汾水昏夜不
歸彰諫曰今愚民飢餓盜賊公行劫掠猶
猶盛劉琨迎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
耳聰大怒命斬之彰女為夫人叩頭乞哀乃
囚之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
弟义單于粲與觀切諫聰怒曰吾誉禁紂而
汝輩生來哭人太保殺等百餘人皆免冠涕
泣而諫聰既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
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
赦彰進封定襄郡公雍州刺史賈疋等進圍長安漢劉
曜敗走秦王業入長安○漢太保劉殼卒殼不
為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
每與羣臣議政事殼無所異非羣臣也殼獨

留敦暢條理商榷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殼常戒子孫曰事君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敢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殼在公鄉閭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馭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終

**石勒引兵據襄國**

劉琨以兄子演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勒諸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翼戴晉室威振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引兵據襄國漢以勒為冀州牧

漢劉聰寇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劉琨移檄州郡朔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徐潤以音律得幸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猱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且遣使求救於代拏曜乘虛襲晉陽琨還救不及帥數十騎奔常山

泥殺琨父母

**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

疋等奉業為皇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

**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

猗盧遣其子六脩帥衆數萬為前鋒自帥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為鄉導六脩與劉曜

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劄夜踰蒙山而歸猗氐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伏尸數百里猗氐圍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琨自管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氐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剋聰未可滅也留其將箕澹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十二月盜殺賈疋麴允領雍州刺史初賈疋入關殺漢梁州刺史彭仲蕩至是其子天護帥麴允領雍州王浚攻石碏文鴦從弟末柸攻勒勒召將佐曰吾欲乘敗勒於襄國大敗而還遣其軍及殷疾陸眷與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攻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乘衆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

馬今刻日來交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情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窃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哀乃令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陸眷以數十騎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之勒曰遣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難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敵乃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等引歸王昌亦還薊勒召末柸誓爲父子遣

還向是一段民尊心
附勒浚勢遂衰

都督澄澄少與兄衛
卿形雖歡朗而內實動俟以此處世
難得其死及在荊州
撰爲杜弢所敗望實俱
損猶憺然自得與內
文王機日夜縱酒博弈
上下離心故山簡參
軍王沖擁衆自稱刺史
澄懼徙治沓中琅邪
以周顗代之一三
之自以名聲素出
教方討杜弢進屯豫章
澄不
諮以舊意
詆其與
人入廣州機父嘗
史劉諶遣拒機
諭乃避
以州授
之
太子洗馬衛玠卒
玠壻
談當
以爲
人有
不及
可以
王如語王敦降○前



情恕非意相干可
故終身不見喜慍
之色

扶風公弋仲南安赤亭羌也東徙渝
眉戍夏襲
孝愍皇帝葉建興元年漢嘉平三年春二月漢主
劉聰弒帝於平陽庾珉王儁死之正月朔漢主聰宴羣
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
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
陽應劉琨者聰遂殺珉儁
等帝亦遇害謚曰
孝懷
劉曜爲后漢主聰愛
元達切諫
以爲天生民而樹之君
使司牧之非以
以先帝身衣大布
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是
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

# 晉愍帝

秉輿馬不負陛下臧庶以來已作殿觀內十餘所加之軍旅鼓興饑饉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爲民父母之意乎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謂沒員于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鳥員東市一時聰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先鎖署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吾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吾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爲先帝所知盡忠竭慮知無不言吾等今言雖狂直願陛下容赦左右停刑手疏以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言逆諫者固不願其身也而人主非能從者亦不顧其身也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也近怨怒者由一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故目復奉巾櫛領賜死此妾始不由婦人心常疾視昔人誰妾謀無面見等寃覆就坐引元達上堂聰覽之變色命顗等出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此內輔如右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謂元達曰即當畏朕而畏卿耶

## 太子業即位於長安赦緒領太尉懷帝凶問至長安皇

太子奉哀因加元服即帝位以梁芬爲司徒高輔成林公私有事唯桑版署銜而已尋以翻爲衛將軍領太尉

軍國之事悉以委之漢寇長安僕射麴允拒之○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擾之初劉琨用焦求爲兗州刺史荀藩又用季述爲兗州鎮廩丘前中書侍郎郗鑒少以清節著名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與琅邪王寓以華譚爲軍諮祭酒陳顗爲譙郡太守譚嘗任壽春深周馥至是眷譚譚曰周祖宣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蔽主欲移都以辟國難執政不悛與兵討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眷曰馥位爲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赴豈得專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赴豈得專天下共責非但馥也眷參佐多避事自逸參軍陳頠言於眷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洛爲凡俗偃蹇懈弛爲曠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傚屬皆承西臺餘弊費廢日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補王倫也制已亥赦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頠曰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鄉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傾士卒之身苻策重各品正紀綱也請一委僕隸之閒非所以防停之職出於寒微數爲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爲譙太守吳興太守周玘卒玘三著頗疑澤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士官失守之士篤御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壓陰

與其黨謝誅執政以安
卒將死謂其子曰我
之乃吾子也

慕容廆之政

# 晉愍

## 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

初中國民避亂者多依王
浚浚政濛不立往往侵掠
勇不禮士大夫唯廆撫
多歸之廆以裴嶷陽耽
抽裴開爲腹脇宋該皇甫岌岌弟真及封奕
封裕典機要一時清方有幹略兄武爲玄菟大
守卒嶷與武子誾以其喪歸過廆廆敬禮之
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開曰等爲流寓毀
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欲
求託吊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皆
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亡
覇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
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何疑焉既至廆大

音協助耕切



喜遂奮壁地於薊後歸廆王浚屢以手書召
其兄暢暢欲赴之嶷曰段氏祖忍而多疑今手書慇
懃而稽留不往將累及邯且劉世宗旅宜分
以奠遺種遂從之卒與俱沒

## 五月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都督陝東西諸軍事

詔曰今幽并兩州勤卒
三十萬直造平陽六
師徑詣長安左丞相
赴大期克成元勳又
會除中原奮辭以方
刀協爲丞相左長史
史善伺候奮意故特
以爲軍興以來庶事
不用律令主者不敢任

祖逖渡江擊楫而誓

# 晉愍

濛毋輒關諸非為政之體也愚謂九為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酌舊與无開塞隨宜灌道制物此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用也睿不能從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逖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絕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釁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為荊州刺史周顗屯湘水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將軍朱伺筱之弢退保泠口侃使伺逆擊大破之弢遁還長沙江左丞相睿召侃還討表侃刺荊州也

十月長楊難敵寇陷梁州刺史張光卒初光養子玉楊茂搜之子難敵遣玉誘其宗人刺史張光光及與王如毒鼠相攻求救於茂茂搜遣難敵救光光茂搜退難敵與衣擊光大破之光嬰城自守橫敷戍疾僚氐勸光退據漢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還而卒難敵竟攻拔之

壁陶侃復擊杜弢大

提要有漢字是

石勒詐降

# 晉愍

破之○燕劉曜寇長安十一月麴允破走之曜使蔣幹帥騎襲長安夜入外城帝奔射鴈樓梁焚龍尾及諸營壘帥衆救長安與曜遇於零武豐兵大敗曜退屯逍遥園將軍麴特勝不設備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羣其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浚浚謀稱尊號劉亮高柔切諫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以罪殺而梟其首於冀上兵騎怨而浚矜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冀高朱碩貪賤左甚北州謠曰府中蒲蒲朱丘伯十翼五翼入裏郎石勒發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視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安靖邊境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爲晉臣實



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將軍威震天下今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爲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竊爲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故也又何怪乎浚大悅遣使報聘游綸兄統爲浚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信納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卒信勒爲忠誠無復疑矣左丞相睿遣

戊

六脩居之
統領南部

二年 漢嘉平四年 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爲肉

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隕平陽北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王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爲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漢石勒復遣使奉表於王浚 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視之

世子紹鎮廣陵 以丞相掾 蔡代城盛樂及平城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爲北部治故平城爲黎軍 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灤水之陽使右賢王



比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遣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脩牋于晉公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視之

萬求并州牧勒問浚於王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於是漢嘉為成主雄虛己好

刑政苛酷賦役頻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心思變百萬不能賑贍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

管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掌笑曰王彭祖真司擒也浚寢者還

賢隨才授任命太傅糴糶無滯囚興學校置吏官

懷於外刑政寬簡獄訟

楊難敵以州降成 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

薦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欲誠設備 梁州人張咸逐

無二浚益驕怠不復

# 晉愍

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緜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然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二月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劉琨爲大將軍○三月漢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隆於段匹磾勒纂嚴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思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攻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脩戢干戈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雪行遣使奉表於琨大喜移檄冀州耶言勒已罪惡請討浚自效琨大喜移檄冀州耶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月勒軍達于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浚勒兵詣之浚綏禁之浚必喜諸討請擊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營無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罪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即欲襲憲從事中郎荀綽獨詣軍門謝罪前尚書裴

# 晉啓

不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出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請就死不拜而出勒謝之待以客禮勒數朱碩裒憲等以納財亂政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解佐親戚家貲皆巨萬惟憲綽止有書百餘卷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爲從事中郎綽爲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成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遣使奉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爲東單于劉琨請兵於拓拔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謀應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約琨知勒無降意大懼劉翰不欲從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左丞相睿以邵



續爲平原太守王浚所署樂陵太守邵續叛勒勒以其子又爲督護勃海謂曰若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會段匹磾東續從之其人曰其如又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爲叛臣乎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亂使江東眷以亂爲參軍續爲平原太守石勒圍續匹磾救之勒引去襄國大饑時穀二升直銀一斤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安上思報國下以寧家軌百姓子寔攝父位詔卒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爲都督刺史西平公謚軌曰武穆六月漢

大司馬中山王曜趙
公冠長安索綝出拒之

乙亥

# 晉愍

三年 漢建元元年 春正月左丞相耆以周札爲吳興太守 周札以其父遺言四吳人之怨謀據郡叛使吳興功曹徐馥矯稱太守父札之命收合徒衆以討元導刁協豪傑會然附之是月殘殺吳興太守袁琇奉札爲主相繼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邈知札意不問不敢發馥盡懷反狀侃子續亦聚衆應馥左丞相耆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中夏喪亂不以平寇爲務而報讐雪恥是競末也則不足以興太守

晉愍

晉愍帝建興元年 以琅琊王睿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鎮南陽王保爲相國劉琨爲司空○進代公猗盧爵爲王 詔進猗盧爵代王置官屬食并州從事冬令恭勤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誠者庶幾爲朝廷雪恥也卿毀爲忠臣奈何倩共事之小誠而亡大節乎往事代王爲之嘔心乃一州之所賴也舍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鑿嚴國人犯鑿者或鑿部說謀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之曰往就死鑿一人前進語者 三月杜

殺將張高陽豫章太守周訪擊斬之 王敦



遣使侃等討杜弢前後數十戰殺將士多死乃請降承相睿以爲平東監軍弢既受命譖憤怒復反

傳崔璋少保許遐伏誅 許遐說文曰今相國威德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爲之計遐說文曰弗從舍人告之漢主聰殺璋遐遐黨且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又上表令爲庶人

請以梁爲嗣 抽弗爲通

漢曹嶷據臨淄 漢青州刺史曹嶷盡得齊晉間郡縣自鎮臨淄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弗許

漢立三台 漢主聰納卜護軍靳準二女皆光月華立

月丙為上皇后劉貴
陳元達極諫以為竝
元達又奏月光有穢
之月光慙恚自殺聰
足詔收其餘
以實內府 陶侃擊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

盜發漢霸杜二陵 盜發二陵又焚太后陵得
金寶甚多朝廷以用度不

平丞相蒼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 陶侃與杜
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遣請之曰我為
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葬長流本性人
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貢遂降弢衆
清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巫溪蠻
建工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
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



寇益驕橫 初王如之降也敦從弟稜愛如驍
勇請敦配己麾下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
角射爭鬬稜杖之如深以為恥及敦潛畜異
志稜每諫之敦怒密使人激如殺稜敦聞之
陽驚亦捕如誅之

荊州史杜曾舉兵拒陶侃王敦從

侃為廣州刺史 初朝廷以
史杜
人與猾分據漢沔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
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死者數百人一時荀崧
都督荊州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
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
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
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周訪訪遣子撫
帥兵與覽共救崧魯乃遁去魯復致箴於崧
求自效崧許之侃遺崧書曰杜魯凶狡所謂

廣州既平
陶侃遲鷺

# 晉愍

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
識吾言崧以兵少藉禹
云二千餘人圍襄陽不
克而還王敦雙人錢
鳳疾侃之功憂毀之侃
左轉廣州刺史次其從
弟廣刺荊州將吏鄭
攀等詣敦留侃不許衆情憤惋遂迎杜曾弟
五猗以疏亮承侃風旨被甲持弓
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
斷當栽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
陶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
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
饌以餞之侃便夜發一時王機益據廣州侃至
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
州遣督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
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
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





習勞耳

冬十月漢寇馮翊陷之鴟羅進逼馮翊太守梁肅
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相國鄴
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
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張亂曰
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告行前鋒欲
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尒保往誑保素謝
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
以西不復貢奉百官饑乏採猪以自存張
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宴得璽獻之涼州軍
宴曰是非人臣所得留歸之長安士得璽

方六
花隻

稻自
生者

## 四年漢麟嘉元年

## 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

漢中常侍王沈郭猗等寵幸用事漢主聰
人遊宴後宮或百日不出政事一委相國粲

# 晉愍

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沈等多自以其私意決之猶有怨於太弟又謂粲曰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上巳宴作亂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王皮司馬劉惇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納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倚卿親舊并見簉耳因屬耳語曰茲事已決吾憐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倚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倚曰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皮惇許諾粲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爲信然勸準復說粲曰人告太弟爲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警使賓客得往來太弟好待士必不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爲之謀者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收其賓客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命卜抽豕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將軍卜崇爲人清真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沈等執士足以司天地卿輩自料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旦死於此義乃爲得所乎至是聰命收休崇及特進綦毋達等七人誅之皆官官所惡也卜幹泣諫王沈叱之聰怒免幹爲庶人一訶問王延及陳元達等諫曰今遺晉未殯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弊陛下心腹四支何慮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亟成釁端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聰問沈等於粲粲盛稱其忠清聰悅封沈等爲列侯又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元達諫之爲

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儕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既而聰宴其羣臣引見太弟父見其憔悴涕泣陳謝聰亦慟哭待之如初

## 六脩弒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麴律代

立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爲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而去猗盧大慙帥衆討之兵敗遂爲亂將軍劉啓所殺猗盧普根攻六脩之代立國中大亂將軍薛謐與劉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代北是後代北部大人皆叛普根尋卒國人立麴律張賓遣兵入援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賦曹佐隗瑾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畏威受成而已莫敢言也謂宜少論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乘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遵悅從之增瑾位三等一宴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寧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寧都督陳西諸軍事石勒寇廩丘

## 隕之劉演奔夏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

曜陷北地麴允救曜聞北地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諸郡太守皆領征鎮村塢主帥小者猜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軍驕恣而士卒離怨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曜獲將軍詹充梁綽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下足定也充曰

晉書 卷四十二 列傳 第十二 王浚 劉曜 石勒 石季龍 慕容皝 慕容廆 慕容仁 慕容翰 慕容恪 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德 慕容盛 慕容超 慕容皇后 慕容元真 慕容鈞 慕容雋 慕容暐 慕容評 慕容恪妻可足渾氏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寶妻段氏 慕容寶妻丁氏 慕容寶妻張氏 慕容寶妻宋氏 慕容寶妻段氏 慕容寶妻張氏 慕容寶妻段氏 慕容寶妻張氏 慕容寶妻段氏 慕容寶妻張

# 晉愍

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洪帝于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允伏地慟哭聰怒曰卿父子自殺聰以帝為光禄大夫封懷安侯以曜為太宰假黄鉞督陝西封秦王贈允車騎將軍謚愍侯斬綝于市于寶曰晉之亡也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遷昔之有乱膠結則不解久用此道也一今晉之興也天下若所以能長久者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俗淫辟恥尚失所學者以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勤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一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倚杖虚曠依阿無心者名皆謂之俗吏而重海內向是豈善惡之實情憲於善惡之亂於善惡之實情憲於貨欲之塗選士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逆順無節殺妻賊父兄弗之罪也天下非之非也譬漂浮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教崩弛之所生察廢純賈阮籍之行而譽兆禮敦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辟苟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聽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章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以彌以殭臣恣帝彝播之後徒寄虚名天下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石勒寇樂平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之石勒

# 晉愍

闔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并冀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恩信恐其難用不若閉關守險務農息兵琨不從命澹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勒據險要設疑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僅以身免代郡據棄城走并土震駭十

## 二月朔日食○劉琨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

琨犇薊同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琨進退失據段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結婚約為兄弟匹磾信馮瞻久而不克流民數萬勒遣孔萇攻賊帥馮瞻與結婚約為兄弟勒遣孔萇攻賊帥馮瞻久而不克流民數萬引兵不安業勒問計於張賓曰馮瞻本非公仇流民亦皆戀本今班師振旅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清遼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歸以李回為高陽守陽太守瞻帥其衆降流民歸者相繼於道

##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睿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周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許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率皆容貸由是衆怨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彊位顯驕傲自恣隗奏含文致甚苦事雖被寢而王氏深忌疾之丞相睿以邵

續爲冀州刺史劉毅爲平原內史毅續女壻也聚衆河濟之間

## 中宗元皇帝 諱建武元年

五年舊大國一并成小國一凡三僭國 漢麟嘉二年○涼公張寔稱建興十一年

### 馬韓璞將兵伐漢 黃門郎史淑自長安犇涼稱賊寔以其老弗許及是蘭非悲憤而卒寔遣司馬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遺相國保書曰

淑齎詔賜張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共濟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蕭爲西海太守闔長安危逼請爲先鋒入援寔以莫

## 東晉元帝

春正月張寔遣司



吉作敗之

玉室有事不忘捐軀前代貢鸞瞻公舉動中被將命救鸞還軍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遣璞等率不能進而還先是長安諺曰秦川中血浸腕唯有涼州倚枉翻及漢亡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 二月漢寇滎陽太守李矩擊走之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許降暢不復設備矩欲襲之士卒皆怵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太守宋哲爲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隗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機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不許固請不已睿既

# 東晉元帝

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若見逼不已當歸瑯琊耳命駕將歸國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乃許之遂即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丞相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公哀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公哀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公哀欲立之謂王

# 晉元帝

日食○六月豫冀青寧等州皆上表勸進 豫州牧荀組及冀州刺史邵續青州曹嶷寧州王遜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祖逖取譙城漢石虎入寇逖擊走之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桓宣說而下之及逖屯蘆洲使參軍殽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廐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使殺之雅猶據譙城逖攻之不克南中郎將王含遣桓宣將兵助逖逖謂宣曰於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相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殽乂



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請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數月而卒 秋七月大旱蝗河汾溢○漢立子粲爲太子○劉琨段匹磾討石勒未行而罷 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第末柸等共討石勒末柸說眷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 杜曾攻陷揚口周訪討破之 鄭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壹攀懼請降杜曾亦請擊弟五倚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鎮揚口壘竟陵內

# 晉元帝

一月朔日食○以劉琨爲太尉○立太學征南

史朱伺謂廙曰曾猶賊也外示屈服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行曾等果還攻揚口陷之乘勝徑造汚口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視鳴鼓將士皆騰躍奮赴曾遂大潰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冬

軍司戴邈上疏以爲世道又喪禮俗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厚風化王從之十二月漢主劉聰弑帝於平陽辛賓死之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戴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聰召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不如早除之聰曰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也旦小覲之十二月聰又使執羞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洛陽守將趙固河内太守郭默侵漢河東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帝遂遇害謚曰孝愍

王命課督農功

王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

容吐谷渾之子

爲毀敝諸軍各自佃作即以爲稟石河南王吐谷渾卒者慕容

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鬬廆遣使讓之曰分建有別何不祖遠渾怒曰馬鬬乃其常何至怒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爲難耳遂帥其衆西徙廆遣長史追謝之渾遂西傳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據溇水之西自號曰思之爲之作阿干之歌畢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吐延嗣延有勇力善胡

之畏之

## 戊寅 太興元年 漢主劉曜光初元年 春遼西公段疾陸眷卒

提要元皇帝字

疾陸眷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稱單于 三月王即皇

# 晉元帝

## 帝位

愍帝遣使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忭旨出爲新安太守嵩顗之弟也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非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等帝欲賜諸吏投刺乃止大赦文武增位二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

張子曰晉固有天幸三綱所存是也元帝受君匿之妻託坐視禍變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所以建国規撫亦復不競亂臣賊子不救蹕而起使其痛愍之魁念家国之讎戮忠義北向

如中原無

晉應者惟其

不以大公爲心

喜可歎息也

餘不殺論

晉紀十 通鑑綱目卷十八 四十六

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濛徧賜天下爵於恩爲普且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也帝不從

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

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爲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

廆以游邃爲龍驤長史劉翔爲主簿命邃創朝儀裴嶷曰晉室喪微介冑江表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爲西計次資廆以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翦取之

以李矩都督河南軍事

滎陽太守李矩

使郭默誦救楚固請潛遣其將耿稚等夜襲滎陽太守梁柊保陽翟城稚等擾其營獲器械軍資不可勝數漢王聰使太尉范隆帥騎助之稚等殺其所獲牛馬焚其軍資突圍犇虎牢詔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

漢靳準殺漢王聰斬其子二十一人張寔遣使上表

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廢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詭言於寔曰南陽志大耻而屈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夏四月朔日食○加王道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導遣從事行楊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蘇爲政邪導咨嗟稱善

成丞相范長生卒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漢中書監令崔懿之曹恂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爲左皇后鑒及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珣諫曰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況其家嬖邪聽大怒收斬之鑒等臨刑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必爲國患汝當食汝既貪人亦必食汝

五月段匹磾殺太

# 晉元帝

尉廣武侯劉琨

初琨世子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匹磾遣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內應爲匹磾邏騎密遣使齎書請琨爲不知也來兒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遂留琨會代郡太守辟閭嵩潛謀襲匹磾匹磾收琨縊殺之琨從事衆依末柸朝廷以匹磾尚事盧謐等歸琨餘無所問琨子羣段疆乃不爲琨舉哀溫嶠表琨彊弼温嶠事見大義已虧

封琨去所依益客

嶠聞母亡阻亂不得舉喪臨葬固讓不許
請北歸詔曰今榮逆未梟誠宜奉迎梓宮猶
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 青州刺史曹嶷叛
降石勒 初嶷既據有青州乃叛漢來降又
以建康懸遠復與石勒相結 六月
者側目 秋七月代王鬱律擊劉虎破之 劉虎
侵拓拔西部鬱律擊之虎走出塞其部落降
于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
以西土馬精彊雄於北方 漢主聰卒太子粲立八月靳準
以刁協爲尚書令 協性
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彊故爲王氏所
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
毀公卿隗俱爲帝所寵任欲



弒而代之石勒引兵討準冬十月躍自立
於赤壁封勒爲趙公 漢主聰寢疾徵劉曜石
勒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爲丞相領雍州
冀牧上洛王景濟南王驥並録尚書事靳準
爲大司空皆迭決奏事聰卒粲即位改元漢
昌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粲多行無禮靳準
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
事宜早圖之粲乃收景驥等殺之遊宴後宮
軍國之事一決於準八月準遂勒兵升殿執
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
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謂
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
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殺之遣使告司
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矯稱天命使

二帝幽沒虜帥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號
表聞詔遣太常韓孺等奉迎梓宮準欲以王
延爲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
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
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曜聞
亂自長安赴之勒率精銳五萬以討準擾襄
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十一月曜
至赤壁即皇帝位以勒爲大司馬加九錫進
爵爲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
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於所部 冬十一
月日夜出高三丈○以王敦爲荊州刺史○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時詔羣公卿士各陳
上疏以爲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
進討一失也羣官不
以離賊未報爲職務在

# 晉元帝

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
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
事爲俗吏奉濛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
高妙放蕩爲達士驕寢爲簡雅三失也世所
惡者陸沈泥滓時所善者朝翔雲霄是以萬
機未整風俗僞薄朝廷以從順爲善相違見
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無祿仕之志乎古
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
舉賢不出世族用濛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
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
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
吏尚書陳頠亦上言宜脩舊制試以經策從
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秀孝
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託疾比三年無就試
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以
爲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於不試

元帝習此憲以安有大志

# 晉元帝

## 將軍喬泰討靳準殺之

勒勒因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兄兔死乎泰還言之準未從將軍喬泰等相與殺準排靳明為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 **琅邪王煥卒** 煥鄭夫人之子時生二年矣帝愛之以其疾篤故王之及卒帝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費甚廣右常侍孫霄諫曰古者凶荒殺禮況今喪亂憲章舊制猶宜節省而禮典所無顧崇飾如是為謹身者失分儉幸者得官頹風敗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歸

## 彭城內史周撫致隆石勒詔下邳內

所不忍也 **史劉遐太山太守徐龕謀叛** 龕詐降陽翟明帥平赤壁漢主曜茂誅之 靳明屢敗晉兵嘗漢王曜使人及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望楨二陵收祭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石勒焚平陽宮

晉元帝